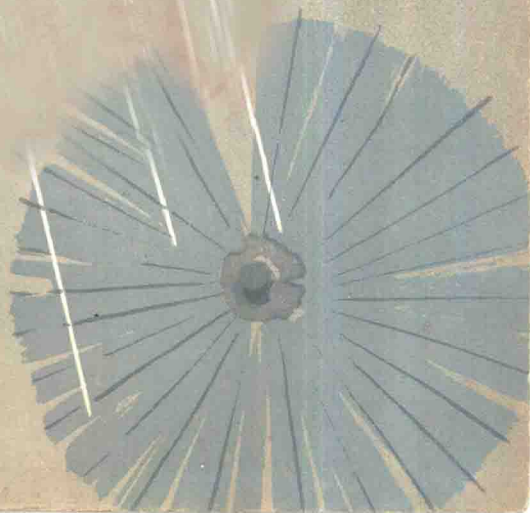


卢 群 李 牧

心曲





卢 群 李 牧

江 苏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柯 明

心 曲

卢 群 李 牧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45,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书号：10100·402 定价：0.44 元

责任编辑 王士君

内 容 提 要

中篇小说《心曲》，描写了一对青年吴清石和沈维琴，在学生时代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志趣恋爱订婚。中学毕业后，吴清石被校方留下当了教员，沈维琴则上了大学。不久，学校开展反右斗争，吴清石被打成右派。为了不牵累对方，断绝了与沈维琴的关系。沈维琴经过调查了解吴清石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终于不顾一切地坚持与吴清石结了婚。婚后，他们遭到了种种歧视、凌辱。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后，吴清石更遭不幸，极度的痛苦和失望致使吴清石近乎精神失常。在一次雷雨交加的傍晚，当他返家途中，穿越铁路时不幸被辗身亡，造成了生活中不幸的结局。

“苍生无辜，何忍罪之！”小说的结尾喊出了这个声音。的确，人们从这部小说所展现的悲剧中，是可以而且应该吸取到很多教训的。

引 子

“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牵，谁知晓未到银河就断鹊桥。”这是我国著名传统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两句唱词。

百十年来，这出哀怨缠绵的爱情悲剧拨动过多少善良人们的心弦，赢得过多少青年情侣的眼泪呵！

随着时代的变迁，梁山伯祝英台式的爱情悲剧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另一种形式的爱情悲歌是否还有过呢？回答是：有过，确确实实有过。下面我们所要叙述的，就是不同于“梁祝哀史”的另一曲爱情悲歌。

长江南岸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有一座美丽的古城。古城中部有一条美丽的大街。解放前，这原是一条碎石铺成的狭长小巷，狭得仅只能容一辆黄包车勉强通过；坎坷的路面足以蹙掉富家小姐脚上的皮鞋高跟；两旁是鸽笼似的七倒八歪的住房，除此之外，别无其它特色。解放后，为了改观市容和发展市内交通，将路面足足拓宽了五倍，铺上柏油，使之变成了一条平整宽阔的新型大街。大街两旁，绿柳成行。每当春来，站立街头凭目远眺，但见修枝蔓条，青翠相间，随风飘拂，婀娜多姿。如果是黄昏，你还不时可以看到一对对正在热恋的青年男女，在夕照的余辉下并肩缓步，娓娓谈心，给这条大街增添无限诗意。

大街两侧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深院巨宅，然而，排排小

院，整整齐齐，粉墙绿瓦，悦人眼目；它宛如一幅浓淡适宜的水粉画，给人以幽静，雅致，瑰丽，恬适的感觉，使人在一望之间产生这样一个想法：生活在这条大街上的人一定都是幸福的！

大街东端有座宁静雅致的小小院子，院里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周，老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小孙女，租用着小院西端的一大一小两间平房；另一户是个单身青年教师吴清石，住在小院东边一间大小适中的平房里。

吴清石今年二十二岁，高个儿，宽额，大眼，五官端正，容貌俊美，略欠强壮的体态，但显得挺拔，潇洒，属于那种走在路上能不时赢得年轻姑娘悄然一顾的翩翩美男子。

跟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子一样，吴清石也有了自己的未婚妻。她叫沈维琴，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那时候，吴清石一直是他们班上的班长，那沈维琴则年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两人同时又都是校里众所公认的三好学生。共同的理想，相近的兴趣，一样的品质情操，加上班级工作的不时接触，不知不觉地就在这对青年的心里播下了友谊的种子。特别是维琴的父亲在一次偶然的事情中结识了清石，看到了这个青年水晶般的心灵，主动要女儿跟他多多接近之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的纽带就拉得更紧了。

后来他们高中毕业了，维琴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考上了一所享有盛名的医学院，跨进了白衣战士的候补行列；清石本想投考音乐学院，希望将来当一名人民歌手，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丰富多采的社会主义生活引吭高歌，但因当时正值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学校里急需师资，他又一贯品学兼优，遂被校方挽留下来当了一名初中的语文教师。

中学时代的结束宣告了他们同窗生活的结束，但他们的

友谊并未因此而结束，他们开始通起信来了。

人生二十来岁，正是理想的翅膀伸展得最开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对幸福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们在信上畅谈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叙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讨论对青春的认识和理解，相互关怀，相互鼓舞。使维琴最为欣慰的是，清石丝毫也没有因为被校方挽留使他失去了实现自己久久向往的志愿的机会而情绪低落，相反，却是一如既往地精神振奋，意气风发，而且很快就适应和爱上了教育工作，并在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受到了学校师生的一致赞扬。姑娘深深地感动了，以致不知有过多少次，当她晚餐之后坐在明亮的灯光下准备完成当天的作业时，脑海里不知不觉地就会浮现出这么一幅画面：同样明亮的灯光下，清石正微侧着头，在以他丰富的感情谱写着一支支桃李争芳的教育畅想曲！

就这样，这双青年通过书信和一年两度的假期会见，巩固并发展了他们的友谊，而且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友好交往的不可缺少和无比欢乐。不过他们当时都还过于年轻，不愿也不宜过早地把这种友谊推向爱情的纵深，所以当他们彼此站在感情之路的两端，面向对方同时跨进到还剩下两步距离的时候，双方不约而同地都停下了脚步。至于其间各自剩下的一步，几时跨，怎么跨？一时都并没有考虑。

一件偶然的变故促使他们提前考虑起这个问题来了。一九五七年暑假前不久，维琴的父亲由于支援三线的需要，被调往遥远的内地工作去了，维琴一家也将在这暑假里乔迁过去。这意外的变化大大震惊了这对恋人：此后一年两度的假期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朝夕相处了；此地一别，关山万里，他们的友谊将是怎样的一个归宿呢？他们决定敞开心扉谈一谈。于

是，就在维琴家乔迁之前的一个凌晨，他们双双来到了离古城百里之外的一处湖滨游览胜地。在一番经过深思熟虑的互吐衷情之后，各自跨出了剩下的最后一步，互许了终身。双方言定：等下年，维琴大学毕业之后，举行婚礼。

这个消息传开后，人们都为这对青年男女感到高兴，都说清石和维琴是天造地设的一双，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和谐、欢乐、美满、幸福……但那时谁也没有想到，命运之神也会作弄人，偏偏给这对青年男女安排了一条苦难的生活历程!!!

一年之后，悠悠古城的小小车站上。

旅客早已散尽，出口处昏黄的灯光下，只剩下一个身穿白底素花连衣裙的年轻姑娘还独自站在那里。

此刻是凌晨三点光景，街上还没有行人。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一辆粪车推过，歪歪扭扭的车轮子在碎石路上碾轧出一阵阵刺耳的啞啞声，益发衬得周围的环境无限寂寞空洞。月台上，不久前将这位姑娘载来此地的那趟列车，此刻早已无踪无影；它来到时所引起的短暂喧闹，也早已被黎明前的黑暗所吞噬。出口处的铁栅关得紧腾腾的，好象两只巨手在使劲地把姑娘往外推。姑娘背向铁栅，愁容满面地站在那里，象是个被谁遗弃了的人，显得那么孤单可怜。

这是位十分秀丽的江南姑娘：二十三四岁模样，中等个儿，苗条但并不瘦削；长圆型丰腴白皙的脸蛋上长着一对乌亮乌亮的大眼睛，晶莹透澈得宛如两潭秋水；她的睫毛长长密密，柔软地覆盖在眼脸上，不时随着眼睑的启合微微眨动，使人感到一种纯女性的脉脉含情的娇美。不过此刻，这种娇美却被深锁的双眉破坏了，整个脸上更多的是忧郁的阴影。

她是谁？为什么可怜楚楚地呆在这儿？

这个姑娘，就是沈维琴。她是在等待着吴清石来接她。下车将近一个钟头了，清石怎么还不见人影呢？难道他不愿来接她？难道他真的那么狠心，非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培养出来

的感情之花连根拔除么？

江南的初秋，白昼虽然炎热，但时当凌晨，却也常常使人感到有点寒意。一阵凉风掠过，树叶沙沙作响，维琴禁不住瑟缩了一下身子，交换着用两手磨擦起裸露的双臂来。

又过了片刻，还是渺无人影。维琴伤心了，哀声地叹了一口气，提起了脚边的小皮箱。

街上，法国梧桐浓密的枝叶把路灯遮掩得明明灭灭。团团树影，魔魔似地躺在四棱四方的石块铺砌的路面上，使本来就幽暗的环境显得格外阴森。维琴垂着头，迈着疲惫的步子，一面走，一面想，回忆的闸门打开了，辛酸的事儿伴着泪水汨汨地淌了出来。

去年，他们去湖滨定情之后不久，山明水秀的江南受到第一次寒潮侵袭时，维琴接到清石的一封来信。其时，维琴已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接到清石的来信了，她给他去了几封信，竟也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这在他们的友谊史上是从来也不曾出现过的，维琴不禁焦虑起来了。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有什么意外了？维琴不敢多往那些方面想，赶紧安慰自己：“多半是身体偶有不适，所以懒得动笔呢。他总是那样不懂得休息，不懂得爱惜身体的。”可是，这种自我安慰并不能使她真正放下心来，收不到清石的信，她的心里总象缺了点什么。强烈的思念之情推动姑娘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特地用了一大堆很厉害的措词，简直是在向他问罪了。恋人间的这种举动是无可非难的，因为这是爱得太深了的缘故。维琴发出这么一封信，果然见效，不久，清石的回信终于来了。

“他好着呢！”她望着信封上熟悉的字迹，心里马上踏实了。“至少，没害大病。”

晚饭后，她避开同学，独自悄悄地走到了校园后部僻静处的一盏路灯下，倚着灯柱，乐孜孜地拆开信封，抽出信笺来默读着。忽然，姑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的心随着目光的移动强烈地悸动起来。

当我写这封信给您的时候，我实在已找不出任何一个适合于您的称呼了。同志吗？我已不是；未婚妻吗？我已不配。我吴清石，已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了！

这些天来，我一直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我知道您会惦念我，会等着我给您去信的，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从对方的来信中获得幸福，获得欢乐，获得力量。我们彼此不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吗？在我们共同生活之前，我们是不能忍受长时间地得不到对方来信的折磨的。但是万万想不到，曾几何时，我却首开其例折磨起您来了！运交华盖奈何天，当我知道我的去信再也不能带给您幸福、欢乐、力量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勇气提起笔来呢？

但是我终于还是写了。这倒并非是因为您接连来了几封信（特别是最后那一封）拨动了我的感情之弦，而是因为我猛然省悟到我终究不该瞒您，何况，我还毕竟总得通过一种形式把我在目前这种境遇下必须作出的抉择告诉您，这就是：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

用自己的双手拔除自己培育起来的感情之花，是痛苦的，因为这朵花不是长在地上，而是长在心上的。但这并不能动摇和改变我的抉择。我不幸，我将

要过着一种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的生活，您又何必把自己凑到跟我同样的地位上来呢？忘掉这朵花苑所曾经呈现过的种种色彩吧，只当这世界上本来就不曾盛开过这朵花一样。

.....

这封信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打得维琴浑身抖缩，眼前金星乱冒。

“天哪！这太可怕了！”她脸色死灰般惨白，“清石，清石他……他……竟成了个右派了！……”

“右派”这个名称对于现在的一些青年来说，也许并不能引起多大的恐惧，但是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反右斗争的过来之人，却实实在在能叫人闻而变色。当时“右派”这个词儿，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就有这么多的“同义词”：“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中山狼”、“小丑”、“仇视共产党”、“煽动匈牙利式的事件”、“阴险凶狠”、“妄图把劳动人民再次推入火坑”、“要和共产党争天下”……等等，等等。总之，是反动分子！是不可饶恕的罪人！一个姑娘，当她忽然得知她所倾心相爱的人竟然成了个右派时，又怎能不感到可怕和震惊呢？她想起了报上所揭露的有关右派分子的种种罪行，觉得清石这一下完了。她仿佛看到整版整版登载的声讨右派的文章，化成一堵堵墙，一座座山，向清石头上压去！周围数不清的人在拍手，叫好，在向举着一面小黑旗的清石吐口水，在骂他：“压扁了活该！你敢反党，压扁你！淹死你！”

猛烈的北风呼啸着，卷起了维琴脚边的一片片落叶。猛然间，她觉得自己也象一片落叶一样被卷到了半空，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旋转起来了。她赶紧转过身子，抱住灯柱，紧紧地闭起

双眼，好象不是这样就会无所依傍，就会难以幸免被狂风卷到空中又被狠狠抛落的厄运。

这样过了不知多久，耳边的呼啸声逐渐静止了，身子也不象刚才那样地似乎在空中飘荡旋转了，她才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心里充满了惊悸。

“我做了怎样的恶梦啊！”她想，重新回过身子，靠在灯柱上直喘粗气。一刹那间，姑娘真以为自己刚才是做了一场梦，因为她绝对不愿也不能相信清石会与右派联得上去。可是，她惶惶悚悚的目光又接触到了紧捏在手里的那封信，那封信则象个铁板着面孔的无情法官在向她无声地宣布：你不是在做恶梦，这是事实，吴清石是成为右派了！

“完了，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姑娘的心揪碎了，忍不住捂住面孔伤心地抽泣起来。

直到校园里响起了熄灯的铃声，维琴才重新惊醒过来。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在寒风里已整整站了两个多小时，手脚都冻得麻木了。

她用颤抖着手将信塞进口袋，迈动蹒跚的步子向宿舍一步步走去，心里不断地说着：“完了，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

话是这么说，可真要“完”又谈何容易呵！爱情并不是商品，岂可以随便更换主顾？爱情是心灵的交换，是两颗相印的心融为一体，糅合成为同时跳动在两个胸膛里的一颗心。把这样的一颗心重新锯成两半，又怎能再跳动呢？

“清石啊，清石，你……你干了什么样的事呵，……你把人的心都绞碎了呀！”姑娘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这一夜，维琴通宵没有入眠。

以后有好一段时间，维琴是在神思恍惚中度过的，脑子里只盘桓着一个问题：“叫我怎么办呢？”除了上课、吃饭等必不可少的事情，她简直不出宿舍一步。她怕见任何人，好象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未婚夫是个右派分子。她更怕见双双偕游的情侣，这太刺痛她的心了！

这样过了好久，有一天，连她自己也对自己不满。

“小资产阶级情调严重！”她心里深深地责备自己，“为什么如此情丝难断？他已经是一个右派了，难道你还去爱他不成？诚然，我们去年曾经定过情，但那时他并不是什么右派。如今既然他是右派了，那就再也不能是情人，只能是敌人了，我应该跟他一刀两断！我完全没有必要为他折磨自己！维琴呀维琴，这是有关阶级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千万要站稳立场啊！”

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她去找报上有关社论来反复读。这还不够，她又把能借到的报纸都借了来，每天读到深夜一两点钟。凡是揭露、批判、声讨、控诉右派分子的文章，她全认认真真看了又看。有不少文章是早已看过了的，现在她又对照自己的思想状况认真学习。她责问自己：“为什么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能那样的旗帜鲜明，我却割不断与清石的关系？”她在报纸上找答案，结果在一篇文章中找到了使她大为触动的一段话：“每个人都要在反右派的风浪中经受严重的考验。每个人都要有个鲜明立场，即走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谁如果企图走中间道路，不管他主观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帮助了右派！”看！问题提到了这样的高度来讲，容不得半点含糊。难道她沈维琴愿意帮助右派，而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啊，不，不。要经受得起考验呵，否则，说不定自己也会堕落成右派！不是有些

人昨天还在报上写文章反击右派，捍卫党的领导，今天却也被报上点名，成了一名右派吗？可见这场运动的斗争是多么复杂尖锐，她若不站稳立场，说不定也会变成了罪人。她的水平太低了，实在太低了，她看不出有些言论错在哪儿，但经那些批判文章深入一分析，不就都是反动透顶的右派言论了吗？难道她不应当抱这么个态度来看待清石的问题么？她可不能象一幅题为《大智若愚》的漫画上的“眼镜先生”，连“敌”、“我”两字也分不清，看不出区别来。党报是党的喉舌，对于党报上刊登的文章，应当坚信不疑，变成自己行动的指南，否则，还算得个热爱党的革命青年吗？维琴呀，你必须全心全意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中去。首先，你得认清吴清石的庐山真面目，与他彻底划清界线。这是党的要求！

这么反复一想，她觉得自己镇静多了，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了。但是，隔了几天，另一个声音却又顽固地从心底响起来了：“吴清石，昨天还是情人，今天却成了敌人，这是多么叫人不敢、不愿相信的事实啊！”姑娘痛苦地摇摇头，霎时间，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件促进她和清石友好交往，并为他们后来的感情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的往事。

那是一九五〇年，她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刚放学回到家里，父亲就把她叫到身边问她：

“你们学校有个学生叫吴清石，你认识不认识？”

“当然认识罗，他是我同班同学，又是我们的班长。”女儿回答说，接着又感到奇怪起来，“怎么，爸爸，你也认识他？”

父亲点点头，告诉了女儿一件事。

原来这天维琴的父亲上完夜班，去到市里一家医院门口。

那里排着长长的一列队伍，正在进行献血。维琴父亲不声不响地排到队伍后面。一忽儿，他的后边又排成了一列长龙，可见志愿给“最可爱的人”献血的群众是多么踊跃。维琴父亲排了足足一个小时，快要轮到他抽血时，忽然旁边钻过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往他前面一站。维琴父亲一把拉住了那少年，吆喝道：“去，去，这里不是玩耍的地方。”

“我知道不是玩耍的地方。我是来献血的。因为离上课时间不多了，怕来不及，所以插队，请您原谅。”少年口齿清楚，很有礼貌。

维琴父亲好生诧异：

“你也来献血？”

少年望了维琴父亲一眼，忽然有点不乐意了：

“莫非您看我年龄小是不是？要知道，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年龄小又怎样？血管里流动的不一样都是血？”说完，用力将自己的臂膀从维琴父亲手里挣扎出来。

维琴父亲吃了那少年一番抢白，非但不生气，反倒高兴地哈哈笑了起来，把那少年的肩膀拍了两下，表示赞赏。

这时，一旁走过几位医务人员，其中一位年轻护士一眼望见那少年，顿时眉头一皱，走了过来。“你怎么又来了？”她数落道，“都跟你说过几遍了，这是大人的事，用不着你来，可你老不听话。老实跟你说，你年龄太小，我们不会接受你的要求，就是排十天也是白搭！”说着，抓住少年的一条臂膀，要把他拉出队伍。

那少年发急地挣扎着，不肯离开队伍，嘴里连连叫着：“不，不，我偏不走，我要把血献给志愿军叔叔！”

“我们说过不要你这个志愿献血者，就是不要！”年轻的护

士毫不通融。

两个人一来一往地拉扯起来。

这时，一旁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问那个护士出了什么事。护士把事情一一说明后，老医生吩咐护士把少年的手臂放掉，和蔼地问：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吴清石。”少年站得笔直，好象在课堂上接受老师的提问。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献血。献给志愿军叔叔。”

“你多大年纪了？”

“十五岁。”

“你看，才十五岁，正是长头上，怎么忍心抽你的血呢？”他指指旁边那位护士，“这位阿姨说得对，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要求。你太小了。回家去吧！”

少年的脸色顿时变了。

“老是一句话：‘你年纪小，太小了！’去参军，‘你年纪太小，不行！’来献血，‘你年纪太小，不要！’这样，我还能抗美援朝做些什么呢？我是个孤儿，我没钱捐献飞机大炮。从前，我靠祖母帮佣过日子；祖母死后，靠的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社会主义祖国。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可是我要为新中国出点力，你们这也‘你年纪小’，那也‘你年纪小’，你们不是存心折磨人吗？难道年纪小就活该倒霉！”说完，伤心地抽泣起来了。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出来打断少年的话，周围一片寂静，大家都被深深地感动了。维琴父亲透过泪花，看到少年胸前微